#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二級軍功加四級紀錄十次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六 起元黓敦牂正月盡三月凡三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己巳遣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先往建康措置

金人攻壽春府俢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劉泰率所部赴救轉戰連日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先是泰自備家資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

于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遵言其忠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庚午帝發鎮江府次下蜀鎮　金以前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爲尚書左丞濟南尹布薩忠義布薩舊作僕散今改爲右丞　辛未帝次東陽鎮　金主御太和殿宴百官賜賚有差　壬申帝至建康府觀文殿大學士判府事張浚迎謁道左見帝謝曰秦檜盛時非陛下保全無此身矣帝慘然曰檜媢嫉之人也　金主敕御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者舉劾之

乙亥金主如大房山　丙子祧翼祖皇帝神主藏於夾室　尚書左司郎中徐度權戶部侍郎　金主獻享山

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曰邊事未寧不宜遊幸

戊寅還宮金主曰朕虛心納諫卿等毋緘默　己卯詔

侍從臺諫各舉可爲監司一員郡守二員有不稱坐繆

舉之罰　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引兵還建康淮西

兵火之餘無廬舍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墮趾者帝

遣中使撫勞　詔郡守年七十與自陳宮觀者爲令

辛巳金以南伐之師北還賞賚將士以耶律元宜爲御

史大夫　壬午金人攻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

撙率諸軍禦之京西制置使吳拱亦遣踏白軍統制焦

元來援金以勁矢射城上守者不能立金人登城撙知

不可當乃棄城而下率諸軍巷戰自午至申金人敗乃去　癸未言者奏自金侵長淮江上之民有所謂踏車夫則操舟檝而雜戰卒防江夫則持旌旗而頓山岡以修防則有鹿角夫以轉餉則有運糧夫而踏車夫尤爲可念請按采石當時籍定之數與免三年科役其餘亦與犒賞從之既而戶部下建康府具到踏車夫六千三百餘人詔與免一年　右朝請大夫陳漢知通州劉子昂知和州時二州守臣皆遁去故命之　乙酉權知東平府耿京遣諸軍都提領賈瑞掌書記辛棄疾來奏事上即日召見先是京怨金人征賦之橫與其徒六人入

東山漸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有衆百餘瑞亦有衆數十人歸京自此漸盛遂據東平府遣瑞入奏瑞曰若到朝廷宰相已下恐有所詰問不能對願得一文士偕行乃以棄疾權掌書記自楚州至行在瑞萊州人棄疾濟南人也　戊子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爲鄂州觀察使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爲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興州前軍統制劉海爲拱衞大夫賞蔡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使吳璘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寶傳令起等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殺後勿踐毀民舍勿取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爲陳

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陳約百五十步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陳卽前軍俱發或敵兵直搗拒馬令甲軍槍手脫依拒馬梳槍攔次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他地兵爲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陳之式以步軍爲陳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內以衞步軍以一陳約之主管敵陳統制一統領四主陳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寡陳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陳之內者一千二

百有七爲陳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槍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興拒馬者二百居陳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陳將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陳外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隊兵乘騎二百四十有八右肋亦如之雖則有貼撥輔陳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如此璘遂遣與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兵自泰亭出據鞏州而金房都統制王彥以其分兵屯商虢陝華虢華爲金所取金人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相持然亦未還

己丑制授耿京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兼節制京東河北路忠義軍馬權天平軍節度掌

書記辛棄疾補右承務郎諸軍都提領賈瑞補敦武郎閤門祗候京瑞並賜金帶將吏補官者二百人于是京東招討使李寶遣統制官王世隆與瑞等齎官誥節鉞以往　金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禮部侍郎張景仁來告登位盱眙軍以聞［考異］金史本紀大定元年十二月以元帥左監軍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宋史繫于次年二月據其入境之時耳今從宋史書之　庚寅宰執奏金使二月渡淮帝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意有疑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于境上先與商量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故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金興無名之師侵我淮甸兩國之盟已絕今使者來則名稱以何爲正疆土

以何爲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不敢受也　金行納粟補官法　金主遣右副元帥完顔默音舊作謀衍今改率師討耶律斡罕舊作窩斡今改攷異金史本紀作蕭斡罕案金史逆臣傳斡罕姓耶律故亦稱伊喇斡罕非后族也本紀誤以洪邁張掄爲接伴使壬辰帝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爲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于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帝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　金主謂宰執曰

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
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甲午復諭之曰卿
等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徒自
便優游而已　丙申以御營宿衞使和義郡王楊存中
爲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
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時帝將
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
存中中外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
人劉珙言比者金人渝盟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滸大
明黜陟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凡所擢用悉宜得

人況欲盡護羣雄兼制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盛人言籍籍陛下曲示保全俾解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倘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帝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爲張浚所知此奏專爲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諭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計若爲張公計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于是允文改使川陝存中措置兩淮而已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

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措置招軍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　己亥金主以前翰林待詔大穎建言得罪起爲祕書丞以補闕馬欽詔事前廢主除名　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偕執政奏事帝不許于是與允文同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又詔浚罷相後有合得特進恩數皆還之　言者論料理江淮三事其一請于兩淮荆襄之閒創爲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各爲家計增城浚隍以立守備農戰交修以待天時每鎮招集沿邊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實免供饋悉遵陝西沿邊故

事仍以湖北州縣之在江北者隷蘄陽二曰大江之南
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以　建為五帥由
鎮江而上至于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各以二萬人為屯
附以屬城供其芻糗列置烽燧增置樓船三曰選擇兵
官教習諸路將兵禁軍士兵弓手此實久安之計乃詔
楊存中成閔李顯忠向子固方滋楊抗向汭王彥融孫
友諒相度聞奏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復河州先是
四川宣撫使吳璘命逢襲取熙河逢間道出臨洮蕃兵
總領權知洮州李進同知洮州趙阿令結鈐轄榮某皆
至會通關掩擊之獲其關使成俊諸將議進兵咸曰我

擣河州而敵兵單弱以強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金軍盡在熙我軍若直擣河勢必來援敵將忿兵何其不意可一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閭家峽其日正月丙戌也而金將溫特棱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峽口以邀南軍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金兵薄羸騎旗動伏兵大奮會大風起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駐山上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旁射敵金兵大亂鈐轄滎某乘駿馬揮兵殺敵所向風靡衆從之金人遂大敗潰去追騎至托子橋有一將殿後立橋左瞪目大呼曰會來此決死追

騎乃不敢逼敵餘衆渡已乃乘馬徐去後獲金兵問之温特棱也是役也俘金兵二百有五人騎二百於是逢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李寶魏進糾集州民執其同知中靖大夫郭琪以降州民皆以香花踵道迎宋軍有流涕者獨宁河寨官為金堅守民排戶裂其尸攜其首以獻諸將既得城方編集府庫人人炫功不相能或言當暫賞軍逢命人支錢十餘時食物貴踴炊餅一直數十錢諸兵得賜擲地大訴曰我等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俄傳金兵大至衆欲控城固守逢曰彼衆我寡河州又新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

外援不至將柰何卽撫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轄第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逢論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于外非置此去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卽今儒林郎呂謙權州事與軍士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會通關李進乘馬過而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錢以出卽馳去軍怨惠逢賞薄有道亾者　癸卯帝發建康府宿東陽鎮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遣兵復積石軍執同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羌城克之時金人復取寧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

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戮我若效之卽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相與死守猶有千一得活卽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餉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因撤木爲礮械金人悉力爲攻木緫少遝歷敵有糜潰者居三日金人退屯白塔寺　甲辰帝次下蜀鎮　金主以張浩爲太師尚書令諭之曰卿在正隆時爲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極民力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今以卿練達政務復用爲相當思自勉　金御史大夫耶律元宜爲平章政事　乙巳帝次丹陽館　丙午帝宿丹陽縣　丁未次呂城　太尉威武

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劉錡薨于臨安府錡既奉祠寓居都亭驛帝聞其疾劇敕國醫診視時金聘使將至館守湯思退將除錡待之遵黃衣卒諭錡移居别院錡發怒嘔血數升薨詔贈開府儀同三司例外賜銀帛三百匹兩後諡武穆　戊申帝次常州　己酉帝次無錫縣

王宣與金人再戰于汝州至暮各分散殺傷相當翼旦金騎全師來攻南軍敗蹶士卒死者百餘亾將官三人　庚戌帝次平江府辛亥次平望壬子次秀州　鄂州統制官王宣自汝州班師時金人圍急屬有詔班師宣遂棄其城而去　金以太保左領軍大都督昂爲都

元帥太保如故　癸丑帝次崇德縣　金蕭玉敬嗣暉
等放歸田里　甲寅帝次臨平鎮　金復以進士爲尚
書省令史　乙卯帝至臨安府　興元都統制姚仲圍
德順軍先是仲以步軍六千四百爲四陣趨鞏州其下
欲急攻仲不聽且退治攻具既至城下梯礮與城下相
等圍之三日夜不能克乃舍之時鞏州父老各齎米麪
以餉軍軍門山積及引去父老狼狽相顧謂金今知我
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輦
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仲退守甘谷城留統制米剛
等駐鞏州以觀敵遂引兵之德順　丙辰金人攻蔡州

侍衛馬軍司中興軍統制趙撙擊卻之初金旣敗歸撙
益修守禦京湖制置使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
皐華旺捷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撙及踏
白軍統制焦元所部纔六千人而已金將費摩以數萬
至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水爲營其日庚戌也翌日
分兵半攻城半掠糧凡三遣人以書至城下撙命射之
將書者曰此奉書來與趙提舉商量軍事撙終不納諸
將曰敵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撙曰不可若
覩之必致士卒之疑適中其計前一日金乘昏黑塡濠
于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

流矢遂下城金人乘勢登城啓南門而入擣在城西方聞南壁失利即下城集諸軍占地勢以待華旺成皋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領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擣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效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殺敵至申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八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援戰殺其二將金人嚣潰皆自擲而下南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金帥登南門望南軍旌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擣大呼曰金人走矣軍士皆歡呼金

人遂敗爭門而出不得出者殺毬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勦殺皆盡撙命積金人之屍爲二京觀撙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大戰之後軍吏戰歿者已四百餘人負創者三千七百人可戰者僅二千人而已金人旣敗猶整頓行伍于西原分八頭每一頭以兩旗引去以示有餘南軍望之皆不言而咨歎戊午金再攻城以大車載薪欲火西門趙撙伏壯士甕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金人棄車而遁　庚申夜有星隕于蔡州金人之營未明金人退兵一舍　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宣自汝州以二百騎還至唐州時蔡州圍急京西制置使吳拱遣

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皋等至確山逗遛不
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趨救蔡州
甲子金都元帥昂開府山東經略邊事是日高福娘伏
誅　乙丑鄂州駐劄御前中軍權統制王宣敗金人于
蔡州確山縣前一日宣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
質明候騎報敵至確山衆欲不戰宣不可乃舍其步士
引騎兵三千先行分爲三陳敵沖陳心宣令諸軍以背
刀沖奪三陳俱進秉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宣召
之靖請百騎宣與騎二百靖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
靖爲國家破此敵敵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人百

其勇宣曰汲靖事濟矣靖馳入敵陳奮擊敵衆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亾二騎諸軍亦勇進金人遂遁宣整衆不追方金之未敗也招討使吳拱以趙撙孤軍不可留屢以蠟書趣回軍撙以敵圍方急若棄城去敵兵追擊勢必敗亾況蔡州軍食有餘拱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班師會敵兵敗還撙乃與諸將夜出蔡州居人皆從之天氣昏黑墮空谷而死者甚衆于是撙自信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府　丙寅瘗欽宗重于招賢寺立虞主　金人復取蔡州　興元都統制姚仲遣副將趙詮王寧引兵攻鎮戎軍金閭宋軍至閉其城收其弔橋堅

壁固守詮等引兵斷其貫繩諸軍畢登神臂弓射其敵樓亟遣重兵分擊敵勢不支主簿趙士持自言本皇族與同知任誘先開門出降獲其知軍振戈將軍韓珏定遠大將軍同知渭州秦彌鬬南師下鎮戎遂托疾不受金命與其子進義校尉嵩及其孥來歸宣撫司以彌知鎮戎軍　閏二月己巳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金人以熙蘭之兵圍河州彌望蔽野兵械甚設宋軍之未得河州也守將温特棱遣倉糧軍馳書于臨洮德順以求援爲其吏曹

劉浩等十八人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悉來歸及金兵再至呼于城下曰惟以劉浩等縋城而出乃釋圍浩等射其呼者使去會義軍運礮擊敵衆殺其部長一人敵乃小卻然亦未退　壬申欽宗虞主還几筵殿上親行安神禮于是自七虞至九虞皆親行之　金人破河州初河州既受圍金將溫特棱揚言曰河州能為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為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去城上士卒聞之交口相賀守城者弛甲坐是夜人人困臥城陬敵以鐵騎擣城斯須城壞州民尚有未知敵至者翌日癸酉敵驅父

老嬰孺數萬屠之選壯者數千隸軍先是宣撫司命惠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役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再頃之宣撫司遣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爲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已破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金今再至是無河州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敵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卽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城已爲敵焚蕩餘城趾而已敵屠城時吏曹劉浩與其徒八人遁走得免十人被戮宣撫使吳玠皆命浩輩以官　丙子帝

親行卒哭之祭于几筵殿戊寅帝迸欽宗虞主于和寧門外奉辭遂祔神主于太廟第十一室己卯百官純吉服　癸未正侍大夫宣州觀察使與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拔之關之未下也左從政郎都統司幹辦公事朱紱以書遺總領財賦王之望言諸軍鬬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果立微勞其如賞格當枉何處伺候覈實係明申報宣司總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事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于死事乞詳酌措置略于川蜀科敷軍需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

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多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如散闕一處使當初有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律進而勝捷能破關險則有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之望愁荅書言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散闕前攻不下聞自有說不知是險固不能取也抑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也若可取而士不用

命豈計使之故則必有任其咎者況鬪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軍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于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堆垜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西川之貲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垜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劉家圈殺金坪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垜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關金帛錢物

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闗撥豈是無有樁辦耶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斂于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與元一軍已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犒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付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未賞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庀職各有所主而于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來書謂攻敷關時若得銀絹錢引樁在鳳

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宣
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
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
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
罪保明具申當以聞于朝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
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紱不能對至是從
義督同統制田昇等夜引兵攻拔之遂分兵據和尚原
金人吞寶雞　丙戌賜張浚錢十九萬緡爲沿江諸軍
造舟費帝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身爲舊臣一
時人心以己之去就爲安危乃不敢言治府事細大必

親焉　戊子帝始純吉服御正殿　右諫議大夫梁仲
敏論參知政事楊椿輔政期年專務諂諛以取悅同列
議政則拱手唯唯旣歸私第則酣飲度日以備員得祿
爲得計朝廷何賴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椿自爲侍從
已無可稱其在翰苑所爲詞命類皆剽竊前人綴緝以
以進冒登政府一言無所關納一事無所建明但爲鄉
人圖差遣爲知舊干薦舉而已故都人目爲收敕參政
去冬警報初聞有數從官謁椿勉以規畫又以危言動
之椿竟不動但指耳以對葢椿素有聵疾也親厚有風
之使去者椿曰吾忝參政宰相諾吾亦諾宰相拜吾亦

拜重聽何傷其貪祿無耻至于如此左正言劉度亦論
椿貪懦無耻頃爲湖北憲率以三百千而售一舉狀自
爲侍從登政府惟聽兵部親事官及親隨之吏貨賂請
求望賜罷免以肅中外辛卯參知政事楊椿充資政殿
學士提舉在外宮觀椿爲臺諫所擊四上疏乞免乃有
是命　湖北京西制置使吳拱言西北來歸之人甚衆
望權令踏逐寺觀安泊分給官田貸之牛種權免租稅
從之　癸巳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嘉充館伴大
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副
之先是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臣禮及新復諸郡縣

接伴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鄰邦往來並用敵禮向
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
而彼國無故背盟自取殘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
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
責問首遣信使舉國欣幸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
當至臨淮上謁更俟顧惠曲折面聞近例逕使相見于
淮水中流及是見于虹縣之北虞姬廟始抗禮比賜燕
以欽宗喪制未終不用樂　乙未右朝請郎知盱眙軍
周淙言宿遷徙穆之僕從丕馬自燕來報契丹侵擾金
國帝謂大臣曰上天悔禍與國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則

其國中可卜儻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誠國家之福陳康伯曰頃年金后有云只見漢和番不見番和漢今乃金先請和也　是日金兵部侍郎都察珠圖喇舊作溫敦朮突刺今改及斡罕戰於滕州敗績　是月興元都統制姚仲統忠義統領段彥引兵攻平安關寨克之進至原州金人堅守不下彥以兵圍其城鼓厲將士乘勢畢登遂拔之殺其知州完顏薩里獲同知鎮國將軍赫舍哩鄂嚕古等并其孥來獻乃以彥知原州彥又遣將官陳玘克西壕柳泉綏寧靖安四寨　三月丁酉朔新除資政殿學士楊椿降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四川宣撫使吳璘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先是興元都統制姚仲攻德順逾四旬不能下乃以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顏代之與中軍統制吳挺皆節制軍馬會金都統圖克坦喀齊喀副都統張中彥自鳳翔濟師又遣其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摧沙合涇原之師來援挺與金人遇于瓦亭統制官秀州刺史吳勝閤門宣贊舍人朱勇等以所部逆戰統領官王宏謂人曰吾亦手歸朝騎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即突出部其徒奮擊飛矢如蝟毛宏不動敵敗去然諸軍猶畏敵軍盛復相持不敢進璘恐士有怠志遂自將以往至是

抵城下　乙巳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爲少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兼金開達州安撫使王彥爲保平軍節度使錄商虢之功也　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已降指揮罷北使沿路游觀燒香竊謂朝廷方接納鄰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一切如舊則遊觀小節似可從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

爲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
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
欲往浙江觀潮令館伴諭以近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
石岸難爲觀看其天竺並沿路遊觀燒香且依近例或
無所請即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邇守起居舍人兼職
如故是日金國報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
臣禮及新復諸郡邇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
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
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
者或有謂土地實也君臣名也今宜先實後名乃我之

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爲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　戊申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德順軍璘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遶城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甚發敵氣索于是璘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當陳斬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當敵金人一鳴鼓銳士躍出突宋兵遂空壁來戰宋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苦戰久之日且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卽殊死鬭金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璘再出兵金人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金人引衆夜

遁璘八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幾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憲大夫郭裔先是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強霓與其弟武經大夫震皆陷敵及是自環州來歸璘嘉其忠義奏以霓知環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震統領忠義軍屯環州　己酉太常少卿王普假工部侍郎充送伴大金報登寶位國信使武翼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謙假昭慶軍承宣使副之　壬子金報登位使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副使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張景仁見于紫宸殿故事北使授館之三日即引見至是以議禮未定故

用是日于是北使于隔門外下馬（近例于官門內隔門接下馬）三節人下馬于皇城下（近例在皇城門內上下馬）使副位于節度使之南不設氈褥以欽宗喪制未終不設仗次燕垂拱殿不用樂先是閤門定受書之禮略于京都故事（故異東京舊儀北使跪于地下進書內侍啓匣取書宰執讀書畢使人陞殿跪傳北主語問上起居客省官宣問畢北使下殿起居今附見其制）詔館伴使徐嘉等以所定示之忠建固執特許殿上進書及陞階猶執舊禮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以義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曰臣爲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顧眙愕康伯呼嘉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嘉語徑前擊

其書以進北使氣沮　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城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陳亨祖登城督戰爲流矢所中死之四川宣撫使吳璘自德順軍復還河池　金人自摧沙引兵由開遠堡攻鎭戎軍環城呼譟衆矢盡發守將秦弼來援時與元都統制姚仲已遣將官王仲等領千兵戍鎭戎至是又遣副將杜孝厤領兵五百屯摧沙爲外禦　丁巳金使高忠建等入辭置酒垂拱殿忠建等旣朝頣驛中凡五日觀濤天竺之遊皆罷之至是面受報書用敵國禮將退遣客省官宣諭云皇帝起居大金皇帝遠勞人使持送厚幣間皇帝登寶位不勝欣慶續當

專遣人欽持賀禮忠建等捧受如儀　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假翰林學士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果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張掄假鎮東軍節度使副之

戊午忠義軍統制兼知蘭州王宏引兵拔會州獲其通事李山甫等五十四人宣撫司因令宏統制蘭會州軍馬　金人破淮寧府忠義副都統領戴規部兵巷戰奪門以出爲敵所害守將陳亨祖之母及其家五十餘人皆死後贈亨祖榮州觀察使贈規三官祿其家三人又爲亨祖立祠于光州名閔忠金之渝盟也淮襄諸軍復得海泗唐鄧陳蔡許汝亳壽等十州自是但餘四州

而已　己未帝始御經筵自去秋以用兵權罷講讀至是復之　金人引兵與西蕃官杏果同圍原州守將段義彥率忠義統領鞏銓領兵併州之官吏軍民登城以守金依城建寨晝夜攻擊原州城雖高而忠義兵皆無甲乃遣使詣鎭戎軍秦彌求援彌無兵可遣不得已分第三將趙銓及總押官荀俊所領兵之半以應之果本涇原部落子奔降于金深知利害險扼之處金遂將之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允文之出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拱荊南都統制李道會于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使

吳璘會于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撙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于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餉道便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先是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爲言朝廷令勸諭民戶獻納之望因親至梁洋諭豪民使輸財　癸亥夏人二千餘騎至萊園川俘掠又二百餘騎寇馬家嶢　丙寅四川宣撫使吳璘令右軍統制盧仕閔盡以秦鳳路并山外忠義人及鎮戎軍四將軍馬所隸守臣秦弼先是弼言鎮戎兵備單弱敵

勢甚盛乞遣援兵故也　是月明州言高麗國綱首徐德榮至本州言本國欲遣賀使詔守臣韓仲通從其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其所役紹興丙寅嘗使金稚圭入貢已至明州朝廷懼其爲間亟遣之回方今兩國交兵德榮之情可疑使其果來懼有意外之虞萬一不至卽取笑外國乃止之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闊可里許其長亘淮南北又有赤氣浮于水面高僅尺長百步自高郵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　癸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向來歲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財博易無用之物大率先行貨賂厚結北使

方得與北爲市潛形遁迹嘗虞彰露閒遭捃摭復以
賄免不惟有累陛下清儉之德亦啓敵人輕侮之心今
再通和好尚慮將命之臣或仍前例有傷國體爲害非
細詔使副嚴切覺察如使副博易囘日令臺諫彈劾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四級鎮洋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七 起元默敦牂四月盡十二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夏四月己巳金右副元帥完顏默音 舊作謀衍今改 等敗斡罕 舊作窩斡今改 於長濼先是斡罕攻泰州不克轉趨濟州欲邀金人糧運默音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合兵萬三千人以海蘭路 海蘭舊作曷懶今改 總管圖克坦志寧 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 等為左翼臨海節度使赫舍哩志寧

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等爲右翼至木虎崖盡委輜重士卒賫數日糧輕騎襲之賊黨有來降者謂默音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得少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也默音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斡罕方向濟州聞金兵取其輜重乃還救遇於長濼既陳默音別設伏於左翼之側賊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圖克坦克寧射卻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戶襄別與賊戰

賊陳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衆自賊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麾軍擊其一偏賊遂卻襄遂與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陳力戰天忽反風揚砂石賊陳亂金兵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

甲戌吳璘命姚仲趣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竝聽節制相機圖復涇渭等州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與元洋州抽兵爲助璘從之於是仲併河池秦州兵九千詣德順餘兵畱屯甘谷摧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金兵

辛未金降前主亮爲海陵郡王

盖置大礮十四所更用鵝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

軍民死傷甚衆勢將不支守將段彥䢼銓告于知鎮戎軍秦弼曰原州鎮戎脣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以聞于宣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應援段彥復報敵兵增至七萬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請姚仲分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任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仕閔以原州急分遣其兵寨于東山及渭川道三岔口榆林堡堡距州五十里以爲應援且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　戊子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辭行（攷異）繫年要錄載國書云審惟駿命光宅丕圖

德合天人慶均蹝遐比因還使常霧棡棕粤從海上之盟爰講鄰封之信巾要多故頗柔始圖事有權空姑爲父兄而貶損費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既遵事之一開致誓言之遂絶敢期後聘許締新歡載惟陵寢之山川寢曠春秋之祭祀志豈忘于纘舊孝實切于奉先願畫舊疆寵還敵國結兄弟無疆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倘垂睿照曲徇懇求願佇佳音別修要約與大金國志所載少異今附見於此

壬辰起居郎呂廣問權尚書禮部侍郎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統制官姚志李在戴閔兵屯德順盡以精兵同所將常從兵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

契丹斡罕率衆西走金右副元帥默音追及之於霧鬆河賊已濟毀其津口赫舍哩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爲疑兵以萬戶瓜勒佳清臣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

圖克坦海羅於下流渡河値戈港兩岸斗絶且濘淖命軍士束梱塡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會賊衆奄至志寧急整陳賊自南岡馳下衝陳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後軍畢至左翼輕騎兵先與賊接戰據上風縱火乘煙擊金軍金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金兵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雨風止金兵奮擊大敗之圖克坦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谿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金兵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卻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金兵少卻回渡澗北金

舉大隊至斡罕遂引去　五月戊戌四川宣撫使吳璘自河池往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銓引兵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銓鼓衆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開邊寨河灘右軍統制盧仕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令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官張詔趙銓領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興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口守將段彥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亦稍緩王寅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南兵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

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前輜重隊居後平旦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爲頭陳次以己所統部軍六千四百十有八爲四陳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爲後拒列爲隘曲南軍盡力鏖擊陳面開合凡數十敵兵毋一衝陳卒三千餘衆迭爲進退輜重隊隨陳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陳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爲金兵破拒馬而入陳心衝潰輜重中隔莫可援第五陳及仲牙兵死鬬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亾枕藉道路軍遂大潰志陳居第六已逾兩隘行前者還報諸陳盡爲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

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將張傳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金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趨陳逡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同統制鄭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竝死于陳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開邊寨諱言五陳之敗惟推姚志爲奇功以捷報宣撫司公輔聞仲遇敵乃引

兵次原州城爲策應遇金人與戰至午各退保于故壘時吳璘方遣仲書問原州敵勢且曰喀齊喀貝勒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與處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　金立楚王允迪爲皇太子　乙巳詔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　戊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御營宿衞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復爲醴泉觀使　辛亥鎭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于石湫堰敗之先是金以數萬衆圍海州詔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卽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弊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亟趣漣水擇便道以

進前一日至石湫堰金萬騎陳于河東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令敵知我虛實于是率精銳數千騎馳馬先入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衞前軍統制張玘爲流矢中其腦沒于陳士卒死鬬金兵遂大敗擁于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　壬子奉安顯仁皇后神御于景靈宮　癸丑吳璘聞姚仲之敗乃逮繫左軍第四正將張傳鞫之始得其實遂追仲赴軍前議事翌日又令統制官姚公輔趙銓守原州聽候中軍統制吳挺節制不得自爲摘發若擅離所守地稍失支吾並斬　乙卯忠州團練使知順昌軍孟昭率部曲來歸

居固始縣以昭爲光州兵馬鈐轄其徒皆授田居之
丁卯天申節罷上壽　海州圍解　戊午欽宗小祥上
詣几筵殿行禮　癸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
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
方爲可仗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湧貴中原之
人極艱于食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
人心既歸北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爲淮楚之
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爲兵乃奏曰兩淮
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困於敵人荼毒
已甚讎敵欲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

不倘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誠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爲羣別致生事可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並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壯年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各給文帖書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于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可之後卽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擄掠不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充者並相率應募至于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業

于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強勇可用後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後擢于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後謂敵長于騎我長于步制騎莫如弩衞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來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于淮則糧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于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速援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揚詔下福建選募

甲子詔曰朕以不德夙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勤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康寧今遐鄙粗寧可遂如意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眘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其宫室官屬儀物制度等速討論典故以聞　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爲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爲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

公事　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獲其都統官劉嗣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元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渭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是月金右副元帥默音以逗遛召還默音貪擄掠敗敵不急追縱敵使去其子色格舊作斜哥今改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斡罕得水草善地金兵水草乏馬益弱斡罕遂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窺取北京西攻三韓縣勢益熾金廷臣或言斡罕兵勢如此若宋人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地與之金主懼甚右

丞布薩忠義請曰臣聞主憂臣辱願效死力殄滅契丹
金主壯之乃召默音等還切責罷之以赫舍哩志寧爲
右監軍偕左監軍高忠建進討旋命忠義爲平章政事
兼右副元帥經略契丹　六月丙寅朔四川宣撫使吳
璘次大蟲嶺姚仲來謁璘先令夔州安撫李師顏奪其
兵欲斬以徇參議官有勸止之者乃繫河池獄旋送文
州拘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于北原與敵兵遇
戰焉金人自五月至于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
千餘衆以牛車運礮坐六十有餘所增置憨皮袋揆城
車呆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于西南隅共爲六寨守

將段彥來告急一日書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　己巳
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
事李捧罷爲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軍副總管紹興
府駐劄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鎭南軍承宣使荆南府駐
劄御前諸軍統制李道罷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知荆南府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都統制兼
知襄陽府王宣領郢州防禦使權主管荆南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仍兼知襄陽府　庚午龍神衞四
廂都指揮使潭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吳珙爲安遠使

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賞茭湖之捷也時復與
金人議和故三招討並除管軍而結局　壬申永州防
禦使侍衛馬軍使中軍統制趙撙充鄂州駐劄前軍都
統制　癸酉以立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　甲戌殿中
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論宰相朱倬之罪倬聞亦乞
免乙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倬罷爲觀
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帝出御劄曰朕宅
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寖寧國
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爲懼弗克任愛勤萬幾
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决大

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
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朕非敢私皇太子可即皇
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遷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
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淡泊為心頤神養志尚賴
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于治詔洪遵所草也丙子帝
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先是帝嘗諭太子以
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
加面諭太子推遜不受即趨殿側便門欲還東宮帝勉
諭再三乃止于是帝御紫宸殿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

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陞殿康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寬貸不誅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帝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疾久欲閒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似聞讓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帝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帝即入宮百官移班殿門下宣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于

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皇太子遽興康伯等奏言願殿下即御坐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托之意太子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遜班退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　帝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兩掖輦以行至其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曰吾付托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攷異金史世宗紀作七月丙午宋主傳位于子蓋據事聞之日今從宋史　丁丑駕詣德壽宮起居

戊寅大赦　帝諭羣臣曰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宮以修晨昏之禮而奉太上皇帝聖諭謂恐費萬幾勞煩羣

下不賜許可委禮官重定其期禮部侍郎黃中奏漢高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今請依前事詔從之　金命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間諜捕獲者加官爵己卯命萬戶溫特赫阿嚕岱（舊作溫迪罕阿魯帶今改）率兵四千屯守古北口薊州石門關以斡罕侵軼日甚故備之　金布薩忠義之奉命討斡罕也金主賜以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又詔將士曰兵久駐邊陲蠹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義為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安同心戮力無或弛慢以大名尹宗尹為河南路統軍使壬午忠義等遇斡罕於花道斡罕

擁衆八萬勢甚張忠義以宗亨爲左翼宗敘爲右翼與賊夾河而陳賊渡河分其兵爲二先犯左翼軍萬戶扎拉（舊作查剌今改）以六百騎奮擊敗之賊犯右翼軍宗亨及富察世傑指畫失宜陳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投于扎拉軍中賊圍扎拉軍扎拉力戰宗敘以右翼軍來救斡罕不能勝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道西走匿於山後會集忠義及赫舍哩志寧以大軍追及於裊嶺西陷泉（攷異布薩忠義敗斡罕于裊嶺本紀作庚寅今從斡罕傳連書之）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爲陳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陳步

軍居中騎軍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薦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惡嘗爲開霽莫已昏霧廓然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扎拉力戰賊稍卻志寧與瓜勒佳清臣等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淖不得亟渡金兵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衆蹈藉而過或奔潰竄匿林莽閒金兵躡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僞六院司大王襄斡罕走趨溪地金兵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旣遁渾嶺復進軍襲之望風奔潰斡罕之母舉營自落括西走志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捷聞金主詔曰

右副元帥忠義遣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僞命及自來會與官軍鬬敵皆釋其罪其逃亡者除幹罕一身有能歸附亦準釋放能誅捕幹罕或率衆來降者並給官賞各路撫納來者毋得輒加侵損無資給者有糧處安置仍官爲養濟　癸未陳康伯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諭之既以家人之禮相見自宜至殿上降輦令臣等奏稟此意帝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令朕只朝朔望朕于子道問寢侍膳尤宜勤恪卿等可

詳議以聞如宮門降輦枉臣子於君父禮所當然太上
皇帝雖面諭朕斷不敢、甲申詔曰朕欽承聖訓嗣守
丕基猥以眇躬託于王公士民之上兢兢業業懼德菲
薄不敢不明未燭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太上付授
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置鼓以感敢諫立木以求謗
言故下情不塞於上聞而治功所由興起也朕甚慕之
況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芻蕘之言豈無一得朕躬有
過失朝政有缺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
吾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納容受
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悉意陳

之以啓告朕毋隱毋諱毋憚後害自今時政闕失並許
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在
州軍實封附遞以聞　丁亥詔胡銓復元官差知饒州
禮部侍郎黃中等言奉聖旨太上皇帝有詔御五日
之朝朕心未安令有司詳議臣等今議除朔望皇帝
詣德壽宮朝見外請于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見並
如宮中之儀詔從之　壬辰殿中侍御史張震言紹興
二年詔書略曰昔我太祖皇帝嘗令百官輪次面對自
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佇以聽其言且
觀其行陛下初承聖緒望舉行舊典詔百官日以序進

則數日之間議論畢陳而賢愚可以槩見俟其既周即復依舊五日輪對詔從之　帝手書召判建康府張浚既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賴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淸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强鄰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帝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傅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使節制屯駐軍馬　秋七月壬寅詔曰永惟邦本實在斯民民之休戚實繫守令太上皇帝精擇循良留神

惠養垂及眇躬其敢怠忽咨爾分土之臣毋滋訟獄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以重土木毋掊民財以資餉遺有一如此必罰毋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歎不生増秩賜金若古典則　丁未賜知臨安府趙子潚御劄罷京尹供饍營辦帝曰要宜子細求訪應有擾民之事一一條具開奏如停罷供饋等所省錢二萬餘貫可盡與民間除去科擾　戊申詔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庚申金尚書左丞相晏致仕　壬戌詔將屆聖節諸路監司州軍應合進金銀錢絹等緣天申聖節已行進奉合進之數權與蠲免　金遣帥以徼至

盱眙致（異繫年要錄云先是金遣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經略四川為南師所敗於是檄至盱眙今以金史致之大定二年七月忠義志寧方討斡罕無暇以檄至宋至冬始奉南伐之命疑要錄以後事誤繫于前至云敗于四川則尤誤矣今酌書之）達通和之意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乃下詔曰敵人求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遺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時羣臣有所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帝以問參知政事史浩浩奏謂第當且堅壁以禦攻衝俟乘機以圖恢復先是史浩議欲城瓜洲采石下張浚議浚謂如此是自示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知政事與

張浚議多不合　命參知政事汪澈視師湖北京西時劉珙使金不至而復先是洪邁張掄使囘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具狀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位竟遣珙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斡罕既敗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八月乙丑朔金左監軍高忠建破奚於栲栳山及招降旁近奚六營有不降者攻破之斡罕寇古北口萬戶温特赫阿嚕岱因妻生日輒離軍六十里賊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衆金主命完顏默音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先是有告默音子色格謀反者金主察其誣命鞫

告者告者款伏遂誅之金主謂默音曰人告卿子謀反朕知卿必不爲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妄恐此意默音至軍擊擒其賊黨　癸酉金主謂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亾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安體朕意詔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　丁丑金免齊國妃韓王亨等親屬在宮籍者　金主詔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以所部軍與大軍會討斡罕　戊寅

帝詣德壽宮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行禮　乙酉金詔左諫議大夫石琚監察御史馮仲方廉察河北東路　丁亥金主詔御史臺曰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若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治卿等罪矣　辛卯金罷諸關徵稅　九月丁酉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聞過失四方有獻言者並付後省看詳今已逾月未聞推擇來上可令催促　詔蜀去行都萬里大才豫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都轉運使可令集侍從臺諫

各舉所知以備采擇　金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布薩忠義之軍追討斡罕賊黨多降餘多疾疫而死無復鬭志斡罕自度勢窮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金兵追之甚急其衆復多亾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庚子賊黨執斡罕以降幷獲其母妻逆黨悉平甲辰金太子率百官上表賀乙巳金以斡罕平詔中外辛亥斡罕磔於市其黨瓜里扎巴南走左宣徽使宗亨追之不及瓜里扎巴遂來降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並赴行在

冬十月丙寅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分為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限一月聞

奏如所舉增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及見任監司郡守才與不才亦限一月內逐一具姓名臧否品目來上　右正言周操言國家內設百官必資久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自丞簿不數月望爲郎自郎不數月望爲卿監利於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乃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又有大於此者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望面諭大臣自今內外除授之際稚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守
丁卯金以左副元帥完顏固雲舊作穀英今改爲平章政事
戊辰金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布薩忠義等至自軍丙戌

以忠義為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左監軍圖克坦志寧
為左副元帥　戊子金葬睿宗皇帝於景陵大赦　己
丑金命赫舍哩志寧經略南邊　十一月癸巳朔金命
布薩忠義南伐　甲寅殿中侍御史張震等言乾德四
年詔自今內臣年及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
養一子皇祐五年詔內侍以一百八十人為額嘉祐中
韓絳奏內臣員多請住養子至治平以後始復許奏薦
而熙寧中神宗諭宰臣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前省
官又入內侍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
使臣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

自來條例又須限以年甲試以詩書籍定姓名遇闕不
塡空立爲定制詔令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聞奏今年
會慶節權免進子　乙卯臣僚言祖宗時贓罪削籍配
流者雖會赦不許放還敘用近觀登極赦命官除名追
官資及勒停并永不收敘人並與敘元官甚失祖宗痛
繩贓吏之意請自今官吏嘗經勘斷犯入已贓並不許
收敘如有已放行收敘者卽爲改正從之　十二月戊
辰詔今日早朝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仍
聽詔旨詔曰朕覽張燾所奏犁然有契於衷已令侍從
臺諫集於都堂令賜卿筆札宜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

退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論以朕旨使極言之毋得隱諱朕將有考焉初張燾以故老召除知樞密院事帝問爲治之要燾因言太上皇帝紹興初嘗舉行祖宗故事詔百官赴都堂令條具當今弊政與夫捄正之宜請檢舉行之故有是詔　庚辰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九員上者曰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各以序進陛下方講修聖政宜下有司討論立爲定式給事中黃祖舜等言看詳臣僚所陳六事其一曰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

移鎭爲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鎭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伦一官矣其四曰横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爲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以遥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遥郡承宣一落階遂爲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實歷十年用七舉主始轉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爲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其六曰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曾軍不以爲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逐項所陳委皆允當乞與

施行自降指揮日爲始詔並從之　辛巳帝曰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呂忱中發王晌所司皆取迎合林待問爲勘官獨直其冤狀章傑捕趙鼎送葬人又按其私書欲傳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爲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爲王鈇家治盜欲煅煉富民多取其陪償王正已爲司理牟平反之此皆不畏强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　乙酉金遣尚書刑部侍郎劉仲淵等廉察宣諭東京北京等路　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　是冬帝召陳俊卿及張浚子栻赴行在

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遙爲吳璘之援帝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以十萬兵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州金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金人多詭不當爲動卒以無事栻之見帝也卽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也願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